



西方哲学批判

哲学本质的反思

A Critique on Western Philosophy

程志敏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哲学批判

哲学本质的反思

A Critique on Western Philosophy

程志敏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哲学批判：哲学本质的反思/程志敏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0-23426-7

I. ①西… II. ①程… III. ①西方哲学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382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西方哲学批判

——哲学本质的反思

程志敏 著

Xifang Zhexue Pip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3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给我的女儿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礼记·曲礼上》

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

——《文心雕龙·议对》

前　　言

历代不乏哲学的批判者，但都缺乏力度而不够深刻：宗教对哲学的批判无非“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为哲学所动；文学和美学中的浪漫主义这种花拳绣腿打不中哲学的要害，丝毫不能撼动哲学的根基和地位；其余各个领域要么“为虎作伥”，要么“小骂大帮忙”，皆不足论。唯有哲学家从哲学内部对哲学进行专业的哲学批判，才能够让我们真正领悟到哲学，尤其是近现代狭隘化了的认识论哲学自身固有的局限——这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划时代的功绩，也是本书的灵感之源，甚至是我们认真反思西方哲学的样板。

惜乎胡塞尔早死（悟道五年后去世），否则，西方哲学当不至于如此萎弱和混乱，而且胡塞尔还很可能在单纯的批判之外，为西方哲学指出更为正确的道路来，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他的反思的道路上，“一些完全重新转变目光的指向新的方向的可能性，开始很少被注意到，但逐渐地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在这里会产生出一些从未被询问过的问题，出现一些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从未被彻底理解和把握的相互关系。最后它们迫使人们根本改变哲学过去在一切历史形态中都‘不言而喻地’有效的全部意义。一种具有新的任务及其普遍必真基础的新哲学的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将通过行动得到证实”^①。胡塞尔最后的设想成了未竟的事业，交到了后人手中。但他的那些继承人远远没有他那样诚实、纯粹、坚毅和有责任心，他的未竟之志仍然悬搁在历史的深处。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这个一直不断遭到误会的“批判”。

简单地说，一方面，包括胡塞尔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批判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拯救”哲学——从“被怀疑论、非理性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主义和神秘主义压倒的危险”（胡塞尔语）中拯救出来，尽管哲学本身也需要清理（至少因为哲学享用了人间虚多的香火）。胡塞尔以“公仆”精神肩负起自己拯救哲学的使命，就在于哲学对人类来说太过重要：“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是人类的公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一点呢？在我们个人的内在使命中，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的存在来说完全是个个人的责任，同时本身就包含了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而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是哲学家——才能实现。”^①

另一方面，所谓“批判”，不等于简单的批评，更不是对抗性的否认（当然也不排除对狭隘而僵化观点的拒斥），而是指为了某个积极的目的所进行的全面考量。凡值得批判者，一定有可取之处。比如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当然不是为了否定这种人之为人的先天认知能力，而毋宁是考察“我究竟能够知道什么”，康德的“批判”就是“裁决”^②，用国人的话说，“批判”无非是“论衡”、“衡量”、“抉择”与“料简”之意（牟宗三语）。

胡塞尔则把“批判”等同于“反思”，把它视为“高度怀疑但又决不事先否定一切的精神态度”，其内容在于“询问、揭示、检验”^③。即便海德格尔的“解构”被后人极端流俗化了，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批判”：“解构的意思并不是摧毁，而是清除、肃清和撇开那些关于哲学史的纯粹历史学上的陈述。解构意味：开启我们的耳朵，净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指存在向我们劝说的东西。”^④具体地说，“解构”不是消极的反传统的工作，“这种解构工作倒是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各种积极可能性，而这意思总是说：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限度；随着问题的一向提法，随着这些提法已经草描出的科学的探讨范围，那些限度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这个分析任务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他的批判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处理方式，无论这种处理方式是谈学理的也好，是谈精神历史的也好，是谈问题历史的也好。但这一解构工作并不想把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否定作用始终是隐而不露的，是间接的”^⑤。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28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AXII，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28页。

^④ 《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600～60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⑤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2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既然哲学的精髓在于“批判”，听听一些不同的意见也好。其实，清醒的反思才是哲学的本色。哲学讲究“批判”，当然也包括对自己——这正是哲学最了不起的地方。哲学不迷信，也就不要迷信哲学。笔者在这本书中不怎么说哲学的高明，也不谈学哲学的好处，当然并不意味着哲学就不高明，更不是说学哲学就没有益处。相反，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吹捧，它既瞧不起任何谄媚，也不惧怕任何攻击，即便“闻过则喜”这样的赞誉也不适合它，因为它本身就是批判，所有的外在攻击和内在批判，都会被它吸收进来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哲学不在批判之外，批判倒在哲学之中：哲学的生灭变化和兴衰成败都在于“批判”，可以说，“批判”规定着哲学的命运。所以，我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恰恰就是打算要以尽可能恰当的方式进入哲学！

尼采说，对于反对哲学的人的声音，人们最好还是听一听。更何况我们并不反对哲学，而是反对某种日渐狭隘和僵化的哲学对思想的顽固统治。尼采还说，“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裁判过去”^①，而我们显然还远远谈不上，所以，正如笛卡尔的“怀疑”、康德的“批判”和胡塞尔的“悬搁”一样，本书不是对任何著作或任何体系的大不敬的“裁判”，不是要证明现代人致命的自负，而是思考一段非常漫长的光辉历程，纪念先哲们的丰功伟绩。

当然，本书作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客观地评价西方思想的历程，因为自己的兴趣本来就不在于不偏不倚的学术评述。为了让年轻人从数百年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中有所醒悟，本书不得不采用一种较为极端的笔法，有时甚至故作惊人之语，唯大方之家见谅，因为本书不是为哲学家而是为准备成为哲学家的人写的。

本书是否“客观”，不需自己饶舌，况且“客观”未必就是一个褒义词，尼采说：“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单纯的人称为‘客观’。”^②如果说本书有那么一点客观之处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忠实地理解西方哲学，甚至大量地引用哲学家的原话，为此而不惜“文抄公”之讥。本书的主要观点完全采用了西方哲人自己的说法，老老实实地跟着（而不是接着）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去想问

^①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同上书，46页。

题，或有稍可寓目者，至多可把拙著勉强称作“批评的西方哲学史”。

但即便是完全跟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去思考或“批判”西方哲学，也必然会引起不小的争议。且不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本身都还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盲目崇拜已经让我们很难接受任何不同的看法。为此，本书尽量引用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谓予不信，方便查考。此外，本书没有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是说这些成果对自己的思考就没有产生过重要的作用，而是不愿意这本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反思之作损害他们的名声。当然，这可能是我太过自作多情，毕竟我的思考即便稍有一点点可取，也不会给他们增添一点点光芒，而我的错误观点当然也不会丝毫伤及他们的崇高地位。就像本书所谓的“批判”对西方哲学一样，誉之不足以增其华彩，毁之亦无损于其伟大。

任何屈尊对本书的“批判”都是对“哲学”的敬重，理应受到作者以及其他哲学研究者的礼敬。

目 录

第一章 先天不足	1
第一节 哲学生成论	1
第二节 哲学与神话	4
第三节 世俗化历程	8
第四节 礼崩乐坏	13
第五节 科学附庸	18
第二章 灾难转渡	23
第一节 哲学本义	23
第二节 智慧原始	29
第三节 哲学启蒙	36
第四节 败坏青年	46
第五节 古代反思	55
第三章 恶性膨胀	62
第一节 哲学的教主	62
第二节 哲学的哲学化	71
第三节 思辨的异化	90
第四章 别子为宗	101
第一节 柏拉图主义	103
第二节 新柏拉图主义	106
第三节 奥古斯丁	113
第四节 阿奎那	119

第五章 变本加厉	128
第一节 近代的根源	128
第二节 怀疑与批判	140
第三节 认识与方法	149
第四节 形上与理性	159
第六章 登峰造极	169
第一节 哲学的完成	169
第二节 本质的哲学	175
第三节 哲学的本质	179
第七章 思想觉醒	185
第一节 危机意识	186
第二节 历史回溯	189
第三节 自我批判	192
第四节 重大转变	195
第五节 未竟伟业	199
第八章 哲学终结	204
第一节 解构	204
第二节 开端	213
第三节 终结	220
第四节 小结	228
第九章 何谓哲学	233
第一节 历史的过程	234
第二节 批判与重生	240
第三节 哲学的转折	247
第四节 什么是哲学	254
引用文献	265
索引	279
给女儿的一封信（代后记）	287

第一章 先天不足

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学习西方哲学。但要弄明白我们究竟能够从西方哲学中学到什么，首先以及最根本的，就是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或“前世今生”。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哲学的兴起以及哲学的衰微，便是哲学批判最初步的工作。初步不等于粗浅，更不等于粗鄙。初步的批判针对的是哲学的源头，因而也就是最原初的反思。

第一节 哲学生成论

为什么人类恰恰产生出了“哲学”这种思想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哲思”(philosophizing)的哲学问题。但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在哲学中成为问题，也就是没有得到哲学的认真对待。哲思的对象必须包括自身在内。如果没有首先对自己进行哲思或批判，哲学就不够彻底，就配不上历代哲人不断给它的越来越高的赞誉，甚至哲学自身的合法性都会成问题。在哲学的历代形态中，“哲思”或“批判”是哲学最显眼的存在状态，也对自身有所反思，但这些不乏深刻的反思往往都是针对哲学的内容，其目的仅仅在于对世界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传统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追求精巧的解释，却都没有从总体上对自身展开批判。

哲学何时、何地、从何而来，因何而有？这个复杂的问题不为哲学本身所关注，却关系到哲学的身份地位甚至本质特性。一般的哲学史往往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而忽略了哲学的“生辰八字”，就好比海德格尔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仅仅一句“他出生了，工作过，去世了”就交代了^①，但

^① 这句话是海德格尔 1924 年 5 月 1 日讲授亚里士多德研讨课的开场白，后来常常为海德格尔主义者引用，以表明他们对海德格尔自己都讳莫如深的早年经历不感兴趣，而只关注思想家的思想 (See H. Philipse,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Be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ii)。

亚里士多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等外在因素对他的哲学思考产生了不说是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在他的哲学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痕迹，因而不可简单略去。亚里士多德本人曾高明地说过：“如果从源头处来看待生长着的事物……就能对之作最好的观察。”（《政治学》1252a24—26）所谓“观察”（*θεωρήσειν*），就是“理论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批判”。

一般的理论都认为哲学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的米利都，代表人物是泰勒斯（或他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德）。但为什么是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和意大利南部？为什么是泰勒斯？这两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哲学”这个更大问题的入口。正如赫西俄德从神明的诞生和谱系（theogony）来反思世界的产生、变化和结构一样，我们也打算从哲学的生成着手探讨哲学的本质，仿照最早的哲学形态“宇宙生成论”（cosmogony），暂且名之为“哲学生成论”或“哲谱”（philosophogony）。

第一种哲学生成论可谓“天才说”，它把哲学的产生归结于古希腊人，尤其是伊奥尼亚人的天才，“少数具有特殊禀赋之人”^①。“这样，我们对于希腊哲学的兴起，首先是在希腊民族所特有的天赋里找到一种解释，在希腊民族的天赋中，理智与想象，理性的力量与本能的力量富有成果地结合在一起。在希腊人的性格里不可争辩地存在着的那种热情的成分，受到一种渴望真理和明晰的情感的调节。他们那热情的气质，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造型艺术领域，都为一种秩序感和一种对于中庸之道的爱好所抑制，并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的哲学是他们自己特有的创造，一旦他们精神的发展进程使他们越过了神话的孩提时期，而逻各斯大胆地展开双翼，去探索知识和真理，哲学的创造必然从他们天性的深处涌现。”^②由于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或“家园”（黑格尔语），人们在感激之中赋予古希腊人极为崇高的地位，把他们视为天才，认为他们的成就主要来自于不世出的伟大精神，诸如“希腊人之所以取得自己的成就，首先就在于他们天生就是观察家（observers）”^③。这种看法极为普遍，在文学领域更为夸张。但这显然不是一种“哲学”的态度，更不是一种“科学”的解释，

^① 康福德：《苏格拉底前后》，孙艳萍、石冬梅译，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文德尔班则评价说：“思想上机敏，对新奇事物时刻保持高度好奇，以及创造性才能，在这些方面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3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②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2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③ John Burnet, *Greek Philosophy, Part I: Thales to Plato*,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8, p. 10.

毋宁说，这种不成其为理论的理论无非是同语反复：古希腊人天才的成就就在于他们的天才。正如劳埃德所说：“越是要证明米利都人对科学的贡献的原创性与重要性，就越是迫切地需要考虑这些贡献为什么发生在当时当地。这个问题极难回答，也极易引起争议。以下这种见解可能会流行一时：这是因为哲学家们个人的天才，这是‘希腊奇迹’。解释就到此为止。但这不是解释，而是我们要解释的东西。”^①

第二种观点可称“经济说”或“闲暇说”，经济富足是闲暇产生的原因，闲暇又是哲学产生的原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说：“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② 但经济论同样不能有效地解释哲学产生的原因。米利都在哲学初生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富庶的城邦，它作为古希腊人尤其是克里特人的殖民地，自身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向外扩张，建立了数十个自己的殖民地。不过，米利都并非最富有，而且埃及、近东、亚述、印度等地区经济发达的城邦所在多有，却都没有产生出哲学。至于说闲暇，则可谓遍地皆是。经济和闲暇“也许是产生最早哲学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③，哲学当然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发达程度为基础，但这与哲学的产生基本上没有直接的联系。其实，即便在生活必需品尚未解决的时候，人类就已经有文学艺术了，而文学艺术很可能就是哲学的母体。

第三种看法叫作“惊讶说”或“理性觉醒说”，最著名的代表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惊讶说”基本成了哲学生成论的“定论”。亚里士多德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④ 人们为了摆脱这种无知，更是为了“娱乐消遣”，便开始了哲学思考。亚里士多德的老

^① 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孙小淳译，11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见《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七，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③ 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11页。

^④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见《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七，31页。

师柏拉图在《泰阿泰德》155d 中早就陈述过类似的“惊讶说”。人们往往把人类的思想历程与个体的成长相比附，认为哲学的产生至少意味着人们在惊讶中的理性觉醒。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这两处地方所说的“哲学”，其实指的是“科学”：当时哲学和科学还没有分离。^① 与外在的经济说一样，“惊讶”也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条件。古希腊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民族都对天象之类的东西感到了惊讶，都创造了自己的宇宙图景。

第四种理论名曰“伦理反思说”。人们经历青铜时期之后四个世纪的“黑暗中世纪”，开始了新文明的建设，文字出现，殖民加剧，在移民潮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杂交和嫁接，人们开始反思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伦理规范，由此为世俗化的哲学反思打开了大门。“在荷马史诗中，真的说起来，道德思考几乎并不与史诗的叙述相分离。但首先，这种叙述……引起道德上的评价。此外，其中宗教感情的薄弱可以表明道德思考倾向于独立，这是一种有利于所谓的‘世俗性’的东西的条件。”^② 这种看法仍然没有完全找到哲学产生最深刻的根源，但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源头，至少触碰到哲学产生最为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二节 哲学与神话

毫无疑问，哲学生成论上的“天才说”、“经济说”、“惊讶说”和“伦理反思说”各自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都是从条件和背景方面解释哲学产生的外在原因。而且即便是从外在的因素中寻找哲学的根源，也都还很不到位。也许只有分析了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力或其直接“理论来源”之后，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才有可能把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从而找到哲学的真正起源。哲学的本质就在这个源头的深处。

最初的哲学形态是“宇宙生成论”，哲人们探讨的是宇宙的来源和变化的动力。这个“来源”被亚里士多德称为 arche（始基或本原），他说：

^① See F. M. Cleve, *The Giants of Pre-Sophistic Greek Philosoph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3, p. xxvii.

^②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段德智修订，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在那些最初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们中，大多数都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以质料为形式，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在最终消灭时又回归于它。^①

这个过程与神话对宇宙的创生极为相似，于是哲学教科书普遍认为哲学来源于神话^②，德国的 DK 本《前苏格拉底残篇》和英国的 KRS 本《前苏格拉底哲人》，以及最近的辑注本《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都把赫西俄德视为哲学的先驱^③。这种貌似公正客观的看法与其说给予神话以极高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传统观念把哲学起源定位在泰勒斯身上的狭隘做法，不如说只是把哲学的产生时间提前了一两个世纪，最多只是一种填补哲学与神话之间巨大鸿沟徒劳无功的努力。但这种“从 mythos（神话）到 logos（逻各斯）”的模式却不仅没有真正揭示出哲学的起源，反而进一步遮蔽了哲学源头可能向我们投射的经验和教训。

哲学史家通常认为，赫西俄德以神话的方式开始宇宙秩序理性的建造和安排，这就是理性的起源，也就是哲学的源头。但这种所谓“理性觉醒说”很可能是一种进步论框架下的“假相”，因为赫西俄德不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创造”一种有关宇宙生灭变化的“理论”，他只是在记录和整理一个古久相传的思想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丝毫谈不上“理性”的萌芽云云——理性早已存在于此前漫长的人类社会中。正如韦尔南所指出的：

他们真的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形式吗？人们可不可以说，在他们之前就不存在理性吗？我不这么想。任何时候，总是同时有理性和非理性，而且它们总是绝对相互依赖的。^④

就算赫西俄德是哲学传统的先驱，但他首先是一个更古老传统的代言人。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见《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七，33~34页。

② See E. Zeller,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trans. by S. F. Alleyn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1, pp. 83ff. Cf. O. Gigon, *Der Ursprung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Basel: Schwabe & Co., Verlag, 1968, pp. 13ff.

③ See R. D. McKirahan, *Philosophy Before Socrates: An Introduction with Tex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10, pp. 7ff.

④ 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238~23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